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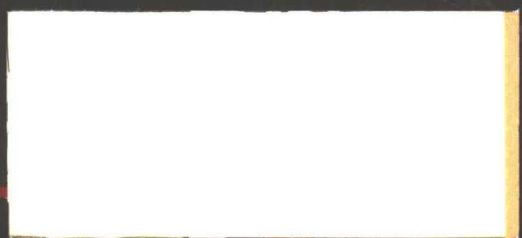
aluzangbujiang piaoliulixianji

雅鲁藏布江 漂流历险记

税晓洁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税晓洁 著



雅鲁藏布江
漂流历险记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记/税晓洁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1

ISBN 7 - 5440 - 2164 - 5

I. 雅… II. 税… III. 雅鲁藏布江 - 探险 IV. 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686 号

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记

作者:税晓洁

出版发行: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市迎泽园小区2号楼)

整体策划 张宝东

责任编辑 张宝东

封面设计 侯云峰

印装监制 贾永胜

E - mail zbdddzxx@sina.com

Q Q 53664571

印 刷:山西人民印刷厂

开 本:787×960 1/16

印 张:1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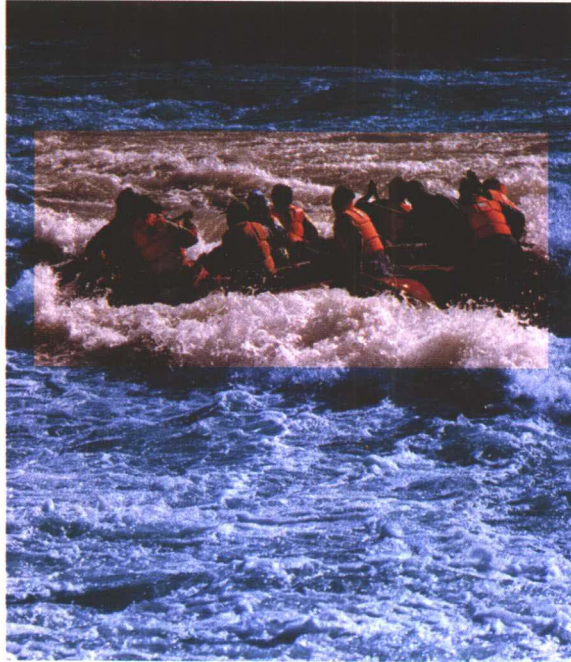
字 数:579千字

版 次:2002年元月第1版 2002年元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 数:1—10 000册

定 价:28.80元

书 号:ISBN 7 - 5440 - 2164 - 5/1·71



引言

一般认为,自从曾是全国十大新闻之一的“长江漂流探险”开始,中国人的当代探险意识被唤醒。那一年,有十余人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漂流热”中不幸遇难。

仿佛一个轮回,“长漂”之后的又一个虎年,2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漂流了世界最高大河雅鲁藏布江。

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正式命名了其下游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世界第一大峡谷是中国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围绕着世界第十五高峰南迦巴瓦所形成的马蹄形的大拐弯峡谷,而并非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秘鲁科尔卡大峡谷等等,雅鲁藏布大峡谷世界第一的确认——被认为是20世纪“地球上最后一个重大地理发现”。

在这一年,公众还从在中国拥有最高收视率的CCTV《新闻联播》以及其他众多媒体中看到了由新闻记者和科学家组成的一支队伍在大峡谷活动的情况,使得雅鲁藏布江成为一时热点。

与此同时,一支雅鲁藏布江漂流队也已从海拔5590米的雅鲁藏布江源头杰马央宗冰川,漂到了海拔2800米的大峡谷入口处的派乡,与那支庞大的队伍同时在大峡谷“徒步穿越”。

但是,却很罕见有他们的消息,有传闻说:媒体得到了对他们“封杀”的禁令,不许报道。也有人说,“封杀”其实子虚乌有……事实上,“谣言”并非空穴来风,这是一支先“官办”后“民间”的队伍,其间的一切极富传奇色彩……后来,有媒体在报道这支漂流队时用了这样的语句:

这是20世纪末最艰苦的一段旅程

这是中国探险史上最悲壮的一个故事

这是现代社会的最后一群鲁滨逊

.....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引言	
第一部分 荣誉与尊严(重庆—成都—拉萨)	
第一章 虎年的轮回	2
第二章 “组委会”	16
第三章 在愤怒中渴望	29
第四章 从“官办”到“民间”	51
第二部分 悲愤与激扬(拉萨—雅江源头—萨嘎)	
第五章 西行路迢迢	76
第六章 杰马央宗的雪	86
第七章 漂在残酷天堂	103
第八章 最辛苦和最惬意的	113
第三部分 探险与冒险(萨嘎—派乡)	
第九章 冲击抗耐峡谷	130
第十章 寂静的飞翔	147
第十一章 拉萨谈判	160
第十二章 我们的恐惧与快乐	174

第四部分 生死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

第十三章 多雄拉呀拉拉拉 186

第十四章 最后的墨脱 193

第十五章 我的藏族兄弟更桑 204

第十六章 大峡谷深处的人们 212

第十七章 甘代路遇·惊魂与齟齬 219

第十八章 “无人区” 225

第十九章 藏布巴东大瀑布 231

第二十章 扎曲的失落 245

第二十一章 绒扎大瀑布 252

第二十二章 漂流大峡谷之梦 267

第二十三章 走出“大峡谷” 274

尾声

我们的失语症 280

附录

网友·队友看“雅漂” 289

第一部分 荣誉与尊严

(重庆—成都—拉萨)

第一章 虎年的轮回

上一个虎年，漂长江死了十一个人/这一个虎年，一帮人要漂雅鲁藏布江/一个轮回？/他们为什么要漂？这些不怕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是一次沽名钓誉的表演吗？/中国民间探险十年间成熟了多少？

世纪末最后的大漂流

能去漂流世界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将是一件多么过瘾的事情啊。

得到有望加入的消息，我即刻星夜赶往重庆。

我热爱的记者职业和我血液里那些说不清的鬼东西，都使我立即行动。

最初的消息是 CCTV 的宋阳告诉我的，当时我正闷在家里垂头丧气地写一些与世隔绝的东西，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年前，我们找到雅鲁江源头，而后回到青海玉树州首府结古镇，大队人马将顺雅鲁江而下，而我要沿着金沙江继续进行我总也没完没了的“徒步长江”。将要分手的那个风雪交加的寒夜，喝完酒，我和宋阳越聊越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翻地图，谋划了半天的结果就是——下一个目标：雅鲁藏布江。——走过这条世界最高大河上下，其实也就横贯了世界最高山脉喜马拉雅的东西。雅鲁藏布江源头杰马央宗冰川几乎就在著名的阿里，下游则是更著名的世界第一大峡谷，这，提起来就太令人……当时我俩计划来计划去说得热血沸腾，几乎一夜都没怎么睡。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行动了，并且是比较刺激的漂流。——宋阳电话里告诉我这次真的有人要漂流雅鲁藏布江的消息后，对我深表遗憾地说：可惜他到时候可能走不开，去不了……如果真去不了，那可真是可惜死了呀。

我也觉得真的非常遗憾，我能理解宋阳的那份惋惜。

他同时告诉我说：我们跑雅鲁江时的另一个哥们儿、他们经济部的陈俊运气好，已经基本定了要去……

另外，德高望重的老“长漂”队员“么哥”冯春、雅砻江队友成都勘测设计院的李工李学军都要去的……

撂下电话，我感到从厚重的窗帘缝隙里透进的那缕阳光格外灿烂，明黄光柱中的浮尘历历在目。我的心情也变得明亮起来。很多时候，我都会怀念青藏高原的那份明媚。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固执地认为，只有那里的阳光才是真正的阳光，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有什么呢？充满浮尘。和很多患上了不可救药的“恋高原症”的哥们儿一样，那片高原已经渐渐莫名其妙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又可以去那里了。真好啊！更加重要的是，我将面临一次真正的考验。想起来，我以前的那些所谓“探险”，跟这漂流雅鲁藏布江比起来，都显得多么不足挂齿。漂流！去漂流雅鲁藏布江呵！这可是真正的男人的事情呀！我相信有过“探险”经历以及对探险感兴趣或者去过高原的诸位都能体会到我的那份悸动。

职业习惯使我赶快到图书馆去查报纸。

《西藏日报》3月13日在头版报道说：

《开创世界探险史新篇章——雅鲁藏布江首漂活动启动》

本报讯，一支由曾被誉为“长江第一漂”的勇士和科学考察组组成的漂流队将于6月从雅鲁藏布江源头顺流而下，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科学探险漂流活动。据了解，为吸引全世界华人参加这一历史壮举，“雅江”漂流组委会将向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广大地区征集部分队员和协漂员。

……据悉，“雅江”组委会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15~25名探险漂流人员（其中女队员2~5名）；50~100名协漂员（其中女队员30名）。

日前，'98中国“雅漂”组委会在山城重庆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向“世界第一大峡谷”发起冲击，雅鲁藏布江首次漂流活动正式启动。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有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朗杰、拉萨市政协主席冀景恒、重庆市领导章必果、程贻举、韦思琪。朗杰在会上说，雅鲁藏布江是西藏人民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雅江”在我国境内全长2057公里，所经地区山脉夹峙，谷深流急，滩多落差大，在其下游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大拐弯地区，在这仅约200公里的河段内，落差达2300米，不少地区皆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无人区，其特殊艰险的自然条件至今还没有人做过“第一漂”。这次中国漂流勇士们将向大拐弯地区发起冲击，向世人展示西藏，开创世界探险史的新篇章。

重庆市副市长程贻举代表重庆市政府对“雅漂”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化、体育和科学探险活动，它体现了民族团结和协作的精神。他表示，重庆将全力支持这一漂流活动。

……

翻了不一会儿报纸，我就发现“雅漂”这时其实已经炒得很热了。

《中国体育报》3月2日的报道说：

“……'98中国“雅漂”活动，是由西藏自治区体委、拉萨市教体委主办，拉萨市人民政府驻重庆办事处、重庆雪鹰文化促进发展有限公司和西藏国际体育旅游公司联合承办的。已于1998年1月18日在重庆成立了组委会，组委会决定在1998年4月进行陆上科学考察，并于1998年6月从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开始进行探险漂流活动，至7月底在中印边界处结束……”

《重庆日报》2月27日报道说：

“……重庆市副市长程贻举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朗杰、拉萨市政协主席冀景恒在昨日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要藏渝两地相携手，共同努力办好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漂流活动……”

……

我给发过较详细消息的《科技日报》打电话讨问详情。——该报资深记者沈英甲热衷探险，我们曾在神农架一起找过“野人”。

老沈说：我也要去的，你也赶快争取争取吧……××、×××都打算去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热衷野外活动的人也有一个不松不紧的圈子，提起一根藤可以带出一串瓜。

打了一圈电话，汇总来自各方面的消息使我稍稍平静。——这次“雅漂”的水上队长将是我的老朋友杨勇，我们因为长江曾结下深厚友谊。“雅漂”的中坚力量，那些原“长漂”队员，也有好几位在我“徒步长江”时就成了朋友。中外一理，熟人好办事，再说，我自恃野外经历还算丰富，应该能混得进去吧！

没想到杨勇这厮电话里却满是官方语言：这是一次严肃的、规模空前的大活动。……政府组织的……你小子要努力呀，争取成为正式队员……

这种口气在我听来很不舒服，我强忍着不快没发火大言不惭半真半假继续开玩笑：开个后门吧，我们“老高原”还用考验？……

杨勇说得斩钉截铁：所有人一视同仁，都要严格考察……最后的人选要组委会定的，我这个队长只能推荐，也做不了主……实在不行，你可以以记者身份参加嘛……

我真有点火了：少来这套！谁跟谁呀！老子要做队员，队员！！……

杨勇这厮也有些急了：不是我不够意思，这次我真做不了主，队员要“组委会”才能定的……电话的背景声听来这家伙正忙得不可开交，说了事就急着要挂电话。

我抓紧时间问最关键的问题：钱，有钱吗？谁掏钱？够吗？不会出尔反尔吧？不会搞到半截喝西北风吧？……

此前我知道和参与的一些探险活动，包括我自己的“徒步长江”都数次为钱所困，有过惨痛教训……杨勇有点不耐烦：你小子怎么那么多屁事？这次是政府组织，有300多万……

杨勇这时正忙着准备到大峡谷去做前期探查，应该就是报纸上说的“组委会决定在1998年4月进行陆上科学考察”，我自然也想先去一趟，和杨勇磨了半天，这厮一点不松口，推说车子坐不下……后来，我知道原来定好的人选中，包括攀枝花建行行长陈连跃这个老高原发烧友也没去成，心里才有些平衡。

我开始着手做准备。

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自从16岁那年，从老家关中平原陕西周至县到我现在居住的鄂西北大山中的湖北十堰市骑自行车跑了一趟后，经年累月地热衷野外活动，早已使家人对我的长途奔袭习以为常……几年来，徒步汉江、神农架找“野人”、好几次“万里行”、雅砻江寻源等等，特别是尚在进行中使我疲惫不堪总也没完没了的“徒步长江”，一弄4个年头……原来的铁饭碗早已不尴不尬。青春期该做的都错过了，无法按部就班完成传宗接代的重任，已经年迈的父母也早已懒得说我了，心中的内疚也早已化为装做什么也不在乎的刀枪不入，即使夜深人静时，也不会独自伤悲。

不知从哪天开始，我也不知怎么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那块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土地，如我最初恐惧的那样，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只要能去那里，我可以丢下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即刻上路。这已经成为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迷上了这该死的野外探险，我知道等我老了，也许会成为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老头。



登山包

对什么都不会动心，我怕那样，我知道最后的结果总归会是那样。所以现在，在我还算年轻的时候，在我还有冲动的时候，我得抓紧时间跑完那些不易抵达的地方。我的人生观是既然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我就只好把一辈子当几辈子活好了，多看看多体验多见识吧。只有这样。天知道还有没有来世？只好就这么将计就计信自己了。

——其实，内心里，我并不认为这次去漂流雅鲁藏布江有什么不得了，就是一趟野外行动罢了。不同的就是危险系数可能稍大一点而已。但是，所谓的危险总是相对的，做什么没有危险？就是坐在家里还可能碰上地震砸脑袋呢，上街还有可能被车撞了呢……多年的野外生活使我深切体会到，探险的关键其实在于准备，没有任何一个探险者是为了去送死的，探险不仅是勇气更是智力的事情。自然，野外探险对于生命的安全系数相对于安定的城市生活可能是要小一些，但这正是乐趣所在。关于生死，我只有在过程中把自己交给理智和智力，别的，只好看运气，只好越来越宿命。就这样，很简单的。

当然，这次去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出发前我照例告诉家里人说我去西藏采访一趟。在野外跑得越多，发现自己越来越脆弱，一个表情，一株小草，一缕阳光，很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我感动。但是，老实说，我怕这个。

冲动过后，我也老问自己，为什么要去漂？首先，能体验一下漂流是什么滋味；能去看看阿里和大峡谷这两个我梦想许久的地方？这是最初的冲动。再则，不管怎样，不管我以什么样的身份活动，一直自认为是个喜爱野外生活的记者。这样的大事焉能不去？还有，我对摄影的高烧，这一趟，能拍多少照片呀！就这些吧！难道还不够吗？去！一定要去！说什么也要去！

还有一个故事使我着迷：1924年，38岁的乔治·马洛斯特图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时，有人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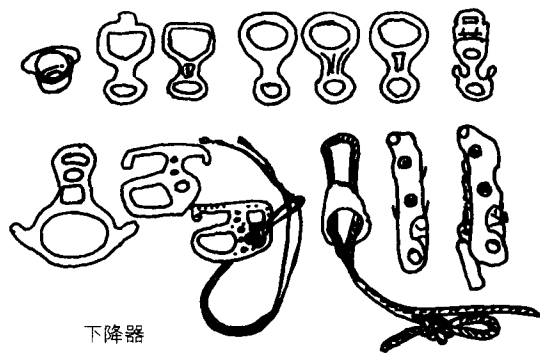
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有世界最高峰存在，她就在那里……”这个英国人一去不复返。出发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期待珠穆朗玛峰的恩泽……”

我也照抄吧，因为那些地方就在那里。我喜欢那里。我喜欢那种生活。

顺便回顾一下：现在确认的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是新西兰的埃德蒙·希拉里。他是一个浪漫的养蜂人。

不同的是，我永远期待大自然的恩泽。

在很多时候，其实，自己也很难说清楚自己



下降器

为什么会热衷于野外探险。

说起这个，总让我想起高一或者高二那年骑自行车从陕西到湖北的那趟最初的长途旅行。记得是个寒假，冬天，翻越秦岭时有很大的雪。印象中，一路上遇到大上坡只能推着自行车走的时候，似乎总有人陪着我聊天，还总有人不断给我核桃、柿饼之类的好吃的，在贾平凹的老家丹凤县我还喝了很多许久难忘其味的葡萄酒……那一趟，现在想来全是美好回忆。一路上总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可能是记忆沉淀、掩埋了许多，也可能是那个年代好人真的要更多一些。我记得那次，后来我从河南一侧转到了丹江口水库，坐上了大船时非常激动。虽然现在看来那只是一种很小的客船，但当时在少年的我的心中，那船真是了不得的庞然大物。坐在船上我就想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高中毕业那年就去看了海。

关于这次少年旅行，很多经过已无从回忆，但很多早已遗忘的细节，却总会在不经意间不知在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都是些很温馨的东西。那是一些可以把你支撑起来的東西。

那趟旅行使我不再对自己身体偏瘦感到自卑，从此我相信了自己的体力。当然，还很重要，对于

自己的承受能力或者说毅力也更有了一定的自信。

这几年来，我们的“徒步长江”弄得我身心都疲惫不堪……我时常会想起在马尼干戈丢失了一条叫“杂毛”的小狗以后，我沿金沙江走到了云南中甸的那个夜晚。那时的“香格里拉”旅游业刚刚起步，对记者非常热情，我匪夷所思地住上了三星级宾馆。这豪华所在叫当时的我看来简直就是人间天堂，那时的我游荡在长江上游的荒原和崇山峻岭间已经几个月了，一直的风餐露宿使人一下子还真有点适应不过来。星级宾馆就是好呀就是好，寒冬腊月也温暖如春，脱下脏衣服送洗衣房去洗，羽绒服及种种杂碎好办，身上的一件脏毛衣干洗房却是洗了三次才算勉强干净，这可能创下了一个该宾馆之最：他们不能想象一个内地来的记者竟然能把衣服穿得那么脏。

白天忙忙碌碌地采访日子没什么不好过，夜里，突然孤寂到难受得要死。

“江湖道义已经没有了，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当时，电视里正放港产片《英雄本色》，里面的黑社会老大这样说。——这句话竟然使我留下了泪……我们的“徒步长江”走到这时候终于走成了我独自一人。一切都远隔千山万水，难以逾越。一切都陌生得恍若隔世，又难以割舍。我没有什么抱怨，只是难受。只是有点奇怪我怎么会哭。我想，哭就哭吧。终于哭了那就哭吧。我是男人，也没有什么不能哭的吧。反正也没有人看见。

——清楚地记得，那个三星级宾馆的夜里，我独守空房，耿耿难眠，凌晨三点多，电视里放的这部片子看得人热泪盈眶，只是有点奇怪我这时怎么竟这么脆弱。

也可能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不是“独行侠”那种人，我，渴望群威群胆……

“雅漂”这样的活动无疑应该是件团结协作的事情，能聚在一起的人，应该差不多都是我这样的“另类”吧？我热切地想：能和一大帮真正的兄弟在一起，群威群胆，该是多么快活呀！

我知道，现在去“雅漂”，除了探险本身能给我的愉悦，更占上风的还是我所热爱的职业给我的好奇心。

——“长漂”那年，1986年，是一个虎年。按某种国粹，到现在，1998年，刚好一个轮回。我想知道：时光转到现在这个虎年，如今要漂流雅鲁藏布江的除了当年的“长漂英雄”，还有的将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漂？真的不怕死吗？一帮亡命徒吗？为了当英雄吗？沽名钓誉？……到底为了什么？还有，12年过去了，当年的“长漂英雄”已经漂流过一次了，为什么还要漂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殉难者和殉道者

当年的“长漂”，曾被弄成了一件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郑重其事地成了当年的国家十大新闻之一。

和许多人一样，杨勇他们那些漂流长江的好汉在我心目中是长久的英雄。后来面对面接触多了，混熟了，光环褪去，英雄走下神坛，在我心中还原为普通人，但是，越熟悉很多事情反而在我心中越迷惑。

“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话没错。但是……

——那次被附加了很多东西的漂流，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是一个沉甸甸的、疑云重重的话题……还是暂且不表吧。

为了更好地采访“雅漂”，我再次仔细整理了关于当年“长漂”以及此后的“黄漂”等等我国重要漂流活动的资料：

1985年，得知美国人肯·沃伦已获我国有关部门批准将要漂流长江的消息后，时年32岁的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员尧茂书再也坐不住了。

6月20日，在三哥尧茂书的陪同下，尧氏兄弟二人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从海拔6621米的长江源头各拉丹冬雪山下开始漂流。

6月23日，尧氏兄弟顺利漂抵“沱沱河沿镇”（今唐古拉山乡所在地）。三哥尧茂江假期已到，带着首漂长江的第一批成果——十八本电影胶片，洒泪挥别。

7月2日，尧茂书孤身继续开漂。

7月16日，尧茂书和他的“龙的传人号”历经艰险穿越“八百里无人区”抵达藏、青、川三省区交界处的直门达，沿途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鼎力相助。西南交大全体校党委常委也专门就此开会，拟定接应计划。

7月20日，西南交大派人赶到直门达给他送来一支双筒猎枪和五十发子弹……

然而，7月24日，令人尊敬的尧茂书从直门达下水后就从此失踪。

后来，在直门达以下几十公里的相果村附近，当地藏族同胞发现了倒扣在金沙江中一块石头上的那艘红色的橡皮船“龙的传人号”……

……………

十多年后，我们“徒步长江”在各拉丹冬、沱沱河、曲麻莱、直门达一带游荡时，一直很关注这位我心目中英雄当年的情形，也曾多次采访当年参与搜寻的青海玉树、四川石渠的当地人士。——不由不令人不感叹，即便是在那片平均海拔四五千米的荒凉高原走一趟，对于一个内地人，都是一场考验（事实上，至今，在那片土地上的很多旅游状的活动仍号称“探险”），更何况是孤身漂流……尧茂书绝对称得上壮士。

直门达大桥旁的一片小树林里，竖有尧茂书烈士的纪念碑。好几次和不同的朋友去拜谒，去为碑文添上新漆，站在那冰冷的水泥板前，我总是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永远令人尊敬的尧茂书非要做这样的事情？即使孤身一人也要拼死一搏？

我知道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但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我们所崇敬的这位英雄的一些同样的感觉：漂流长江这样的事情，是一件很幸福的、值得为此去付出一切，值得为之去百折不挠努力奋斗的事情。

尧茂书奔赴长江源头开漂前，曾专程赴北京拜访过“河王”杨联康先生……十年以后的一天，我们“徒步长江”奔赴江源前，正在北京街头瞎转悠，仿佛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安排，在诺大京城的茫茫人海中竟然奇迹般巧遇只在书本上见过名字的素不相识的杨老先生。

我们随杨老先生来到一条胡同深处一个古老四合院里他摇摇欲坠的家，漫天大雨，“河王”的院子成了湖，我们帮“河王”疏通了下水道，治理了院子里没膝的积水，给终身未娶的老先生做了几天好吃的……老先生为我们摊开当年给尧茂书展示过的地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尧茂书和杨联康先生见面是1985年3月14日，当时尧茂书刚从沱沱河沿归来……“河王”在一篇文字资料里说：

“……我们谈得很投机。谈了很久他才讲到他还准备去漂长江，希望我给他介绍一下沿路的情况并看看我用过的地图。因为我的图在办公室里，我便约他次日去我的办公室。

第二天，我为他摆好了长江全程考察路线图和八九十份沿江地图。他一到来，我便系统地给他做了介绍，他详细地看了这些图，而且抄去了一些东西。这次他停留了一上午，并在我那里吃了饭。临行前，我复印了长江江源考察路线图送给了他。

两天以后，尧茂书提着一篮苹果来到我家。他告诉我已经有准确消息：美国著名探险家肯·沃伦率领的漂流队即将来长江漂流探险，所以他很快就要出发了，不过他没有告诉我是去只身漂流。这次我们又谈了很久。他讲的许多信息是我不知道的。而两人都讲到我国科技比较落后，但是漂流长江所要求的装备、技术，我国未见得达不到；关键在于有志去做。

尧茂书在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复说到‘长江在中国境内。我们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

上。长江应该由我们先漂成功。’这话确实道出了中国千万有志青年的共同心声。我为得到这样一位挚友感到由衷地高兴。

临别前，尧茂书拿出两张虎跳峡彩色照片底板，留给我作纪念。

就这样，送出很远以后，紧握双手，我们依依惜别了，但完全没料到这是永别！”

.....

尧茂书遇难后，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有关报道发出没几天，就不断有人提出要继承尧茂书的遗志漂完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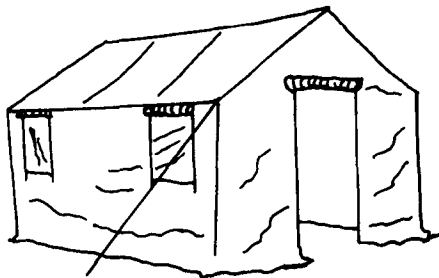
龙的传人难道只有一个尧茂书？

长江上顿时热闹起来。

国家队、民间队、青年队、个体户种种各色人等都在长江上高喊着“长江万岁！”、“中国万岁！”，和不仅仅是“中美联合队”的外国鬼子，也和同胞争起了首漂、全程漂、一寸不拉……

现在看来，1986年堪称中国的漂流年。

《中国探险家》一书介绍说，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长江上的漂流队最少有六支：



风雨棚(单层10人帐)

由宋元清、杨欣、王琦组成的中国青年长江漂流探险队；

8条北方大汉组成的河南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

队伍庞大、装备最齐全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

单独行动、因而被称为漂流“个体户”的安徽青年王殿明；

打算在乘皮筏漂流途中考察长江沿岸野生动物和鱼类资源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千塔林中学的刘殿军、刘义军兄弟；

由肯·沃伦带领的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等等。

.....

6月18日，民间的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一行8人在源头下水开漂；

6月16日，四川省组织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25人乘7艘橡皮船从沱沱河沿(今唐古拉山乡所在地，位于青藏公路旁)下水开漂，6月21日，该队在姜古迪如冰川立碑，次日乘3艘橡皮船从纳钦曲下水；

7月，肯·沃伦带领的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也从源头开漂。

.....

在这场纷繁复杂轰轰烈烈的漂流中有11人不幸悲壮殉难：

尧茂书：四川乐山人，1985年7月24日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段的通伽峡遇难。

孔志毅：湖北武汉人，1986年7月27日在长江上游金沙江叶巴险滩遇难。

杨洪林：河南洛阳人，1986年7月27日在长江上游金沙江叶巴险滩遇难。

张军：河南洛阳人，1986年7月27日在长江上游金沙江叶巴险滩遇难。

大卫·西皮：中美漂流队美方摄影师，1986年8月8日因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病故于长江上游通天河。

孙志岭：河南洛阳人，1986年9月12日在漂流金沙江虎跳峡时遇难。

万明：四川《青年世界》杂志记者，1986年9月13日在虎跳峡采访时被飞石击中头部遇难。

雷志：金沙江水运局工人，漂流金沙江白鹤滩时遇难。

王建军：四川成都人，漂流莫丁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中于扎木滩遇难。

杨前明：四川成都人，漂流莫丁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中于扎木滩遇难。

王振：四川成都人，漂流莫丁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中于扎木滩遇难。

.....

次年，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河南黄河漂流队、安徽马鞍山爱我中华黄河漂流考察队等又在黄河上展开了竞争，7人不幸殉难：

雷建生：河南洛阳人，1987年6月19日在拉加峡遇难。

郎保洛：河南洛阳人，1987年6月19日在拉加峡遇难。

张宁生：河南洛阳人，1987年6月19日在拉加峡遇难。

朱红军：河南洛阳人，1987年6月19日在拉加峡遇难。

杨浩：北京人，1987年7月2日在唐乃亥的一个跌水处落水遇难。

汤立波：安徽马鞍山人，1987年6月11日在龙羊峡翻船遇难。

张建安：安徽马鞍山人，1987年6月11日在龙羊峡翻船遇难。

.....

死人了，什么也就都不好说了。

随后，各种不利于漂流的意见占了上峰，国务院发文《关于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管理的通知》，青海省人民政府则明确提出“对群众自发组织的漂流探险活动考察活动，不提倡、不支持、不接待”……

当年，北京的一位随队记者发出了“十年之内不会再有漂流”的感叹。

不幸而言中，中国大规模的漂流探险活动从此果真沉寂了十多年。

曾和很多朋友探讨过：如果当年没死那么多人，中国的漂流探险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但是，人毕竟已经死了，人死就不能复生。

还有，当年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必然还是偶然？

难以找到答案。

但不管怎样，人们基本达成共识的是：“长漂”、“黄漂”无疑是我国漂流探险史上的一大壮举，是改革开放后，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精神的迸发，其主流是爱国主义精神。从河南队的队歌就可以感受到当年饱满的爱国激情——“漂流长江，坚定信念，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

一般认为，中国人当代的野外探险意识是从“长漂”开始唤醒的。

从“长漂”发端，中国的野外探险群体在慢慢壮大，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大自然。

刚好是一个轮回，十二年后的又一个虎年，“雅漂”将有当年的“长漂”者参与，对于我这种有职业病的人，这无疑是一个有助于看得更清楚的绝好样本。

不管怎样，“雅漂”将是中国探险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渴望自己能够参与和见证。我希望自己能是“雅漂”中的一个优秀漂流队员和一个好记者。

从资料上看，漂流雅鲁藏布江的难度将不会亚于漂流长江，特别是报道中提到的“举世闻名的‘世界第一大峡谷’大拐弯地区，在这仅约200公里的河段内，落差达2300米，江水最快流速达每秒16米……”这能漂过去吗？

怎么漂过去？

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雅漂”将会漂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看起来挺过瘾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杨勇通知我赶快赴重庆参加集训的时候，我拿电话的手甚至有点发抖。——好消息终于来了。

等了两个月了。终于要上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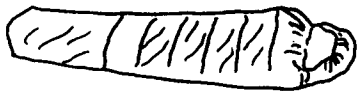
我问要带什么东西去吗？——几年的野外穿梭，我有一大堆帐篷、睡袋、GPS 卫星定位仪、对讲机之类的探险装备。

杨勇还是一副急急忙忙日理万机的样子，嫌我啰嗦：什么都不用带，“组委会”都发，你人快来参加训练就行了……

杨勇刚从大峡谷回来，他匆匆给了我个“组委会”的电话，让我快直接和“雅漂组委会”联系。

“组委会”的杨俊先生很快给我发了个《入选通知》。

传真来的《入选通知》文头是藏汉文对照的“’98 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探险漂流组织委员会”几个大字，还有一个同样藏汉文对照的徽标，看起来很庄重。



中空棉睡袋

为了能尽量还事情的本来面目，也为了尊敬的读者您能少受我可能不自觉地叙述偏见的影响，不妨照录如下：

《入选通知》全文：

税晓洁同志：

您好！

您自愿报名参加 ’98 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探险漂流活动的申请，组委会已收悉，现经组委会根据您提供之个人简历，研究决定，请您于 1998 年 6 月 6 日到组委会重庆联络处报到，6 月 8 日开新闻发布会，6 月 9 日试训，接受为期 15~30 天的集训。

“’98 中国雅漂”漂流探险队的集训基地设在重庆市万盛区铜鼓滩漂流基地。本次集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重庆万盛铜鼓滩进行体能、漂流的初级训练和野外生存训练；第一阶段结束后，经再一次筛选合格的漂流队员再到乌江去参加为期半个多月的强化训练。

请您接通知后，按时到重庆报到，并请做好如下准备和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1. 提供身份证明。

A. 单位介绍信或证明（没单位的请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出具证明，现役军人请部队出具证明）。

B. 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近期标准像（2 寸）和生活照各 4 张。

C. 家庭主要成员同意参加“’98 中国雅漂”活动的意见函或证明，主要成员以户口簿为准。

2. 带齐随身生活必需品。

3. 前来重庆试训的往返差旅费由本人自理（6 月 6 日报到前的费用和集训结束后返回家的费用），试训期间的生活费用由组委会负责。

4. 请准备集训期间的个人装备（包括服装、运动鞋、帽等）押金 300 元，如集训后当选正式队员，此押金退还。如落选并退还装备，此押金退还。如队员需留下装备纪念，押金不退还。

5. 集训期间试训队员的伤残病故自负。

6. 报到之日和组委会签订试训合同。

特此通知！